

女性詞話目次

一	李清照	一
二	王嬌娘	四
三	吳淑姬	六
四	紫竺	九
五	唐夫人	一一
六	嚴蕊	一二
七	朱淑真	一四
八	胡與可	一六
九	范仲胤妻	一八
一〇	馬瓊瓊	一九
一一	張淑芳	二一
一二	王清惠	二三

一三	張玉孃	二三
一四	管道昇	二六
一五	羅愛愛	二九
一六	張紅橋	三一
一七	徐燦	三三
一八	周瓊	三四
一九	吳皎臨	三六
二〇	左錫璇	三八
二一	左錫嘉	三九
二二	寇涓	四一
二三	錢念生	四三
二四	柳絳子	四五
二五	吳榴閣	四六
二六	馮絃	四七

二七	黃媛介	四九
二八	董琬貞	五二
二九	胡愼容	五三
三〇	吳山	五五
三一	王韻梅	五七
三二	紀映淮	六〇
三三	關瑛	六二
三四	范貞儀	六五
三五	張學雅	六七
三六	張學典與張學象	七〇
三七	浦映綠	七三
三八	江珠	七四
三九	張令儀	七六
四〇	顧貞立與王朗	七八
四一	吳藻	八〇

四二	張襄	八四
四三	沈善寶	八六
四四	查慧	八八
四五	查清與曹鑑冰	九〇
四六	浦夢珠	九二
四七	陳敬	九五
四八	何桂珍	九六
四九	趙我佩	九八
五〇	宗婉	一〇〇
五一	熊璉	一〇二
五二	孫蓀莖	一〇五
五三	陳嘉	一〇六
五四	俞慶曾	一〇八
五五	陸惠	一一一
五六	沈鶴應	一一三

女性詞話

一 李清照

鄉媛記上有一段記載道：

明誠幼夢爾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詞女之夫」也。」

明誠就是大詞人李清照的丈夫，姓趙氏，挺之是明誠的父親，那時他正官吏部侍郎。她們兩家的結爲婚媾，完全建築在門當戶對的基礎上。因爲那時清照的父親格非，正做禮部員外郎。兩親家正都在顯赫的時候。

她號易安居士，生於山東濟南歷城西南的柳絮泉上。初婚時，她不過二十歲。明誠是位太學生，和她有同樣的嗜好，所以真能情投意合。由她早年所作的詞裏，可以看出她們這時間中生活的豐腴：

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櫺枕簟涼！』——采桑子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沙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是何等嬌豔的色相？『今夜紗幮枕簟涼，』是何等蕩魄的要求？這樣的欸唾，又出於一位富有文藝天才的少女之口，不令那位身當其境的丈夫魂銷欲絕嗎？但結婚未久，明誠即出外遊學，離愁頃刻湧滿了她的心頭。她有一首極有名的相思詞：『翦梅，便在這時候寫在錦帕上送給明誠的。那首詞道：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她又曾填醉花陰詞寄明誠。明誠想勝過她，便謝絕一切，廢寢忘食者三晝夜，得五十餘闕，雜她的詞於其中，請友人陸德夫批評。德夫玩誦再三，說：『有三句詞絕佳。』他問：『那三句？』德夫道：『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三句恰巧是她作的，他始終未能勝過她。這闕詞的全文是：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婚后二年，明誠亦出仕。他有金石之嗜好，時常質衣買碑文，書畫和古器。夫婦相對展玩，自稱是『葛天氏之民。』他後來又著金石錄三十卷，也得她幫助爲多。這樣的生活，她們共過了二十年。等到宋室南渡，她們的故鄉蹂躪于金人鐵蹄之下，她的不幸的生活便開始了。

她們一生心血所聚的書畫古器，陸續喪失于兵燹流離之際。爲了政治關係，她們只好也隨着王室南遷。南遷後，明誠曾在江寧做過七個月的官。那時大概和議已告成功，所以她們倆又過了一時極短暫的安靜生活。清波雜志載她：

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簑，循城遠覽，得句必邀賡和。明誠苦之。

在這段記載裏，可見一個男子要做一個女文學家的丈夫是怎樣的不易了。此後不久，明誠因于途中中暑，臥疾湖州。她在池陽聞訊，聞耗東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已危。這時正在蕭瑟的深秋，她們這次竟作了最後一次的晤會了！

從此，她永遠墮入悲苦飄泊中了。在建康既染沉痾，爲「玉壺」事又幾置身牢獄。流浪多年，始依弟李迒居於金華。憂患餘生，她那裏還會有往昔那般的心情？在她老年的作品裏，如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

這時她寫的再也不是那種使人魂銷的妖豔的詞句了。

此後的她，是否終老于金華，或者還要向別處漂泊？那麼『書缺有簡』，吾們也無從查考。但她已是一個五十歲外的老婦了，天可憐她，想來終不至會再過那過往般的不幸生活吧！

她會被人誣爲改嫁。但自清人俞正燮作易安居士事輯替她辯白後，已沒有人再信有這回事了。在這裏，吾們也不忍再把這事的經過寫明，以免引起讀者的不快之感。

她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所載，有文集七卷，詞集六卷。但現在僅流傳着一卷薄薄不滿三十首的漱玉詞。零星的詩文，也極難得見。所可見者，在中國婦女文學史裏面幾完全徵引，吾們可以從中試嘗一瓣。

二 王嬌娘

王嬌娘，小字瑩卿，宋宣和時蜀人。父官通判，有中表申純，字厚卿，居其家。二人均有文才，常以詩詞相往還。不久，情愛達于沸點，遂相約作私會。在她們初次的幽會時，她口占菩薩蠻詞贈純云：

夜深偷度紗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風平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脈脈愁無那。

特地囑檀郎：『人前口謹防！』

他也答她一詞云：

綠窗深貯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顫。

從此向雲英：『何須上玉京？』

後來二人悟私會之非久計，純乃回家使人向通判求婚。通判以格于中表，不允。在這短期的別離中，她已情不自禁，聞婚事中格，尤爲憂悒，作滿庭芳以寄純云：

簾影搖花，簾紋浮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休休。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俊雅風流。須想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

那時通判有婢飛紅，亦有才貌，純偶與近，爲嬌娘所責。於是百端阻撓，兩人即欲一見面亦不可得。她忽悟責飛紅的失計，乃百計籠絡她。飛紅感其意，反爲從中設法，繼續幽會。後來嬌娘母親病故，通判遂立飛紅爲妾。

通判在外任職，純爲經紀其家，事事有倫。及歸，知純才幹有餘，且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頗悔却婚之非，至此又反慮純之不從。乃命飛紅探純意。純喜之不勝，遂遣媒至家，得父母允許，擇日行聘。此時，忽某軍閥之子某，聞嬌娘美名，懇父向通判求婚。父從其意，通判再四拒却。某軍閥竟逼之。

以勢，賄之以財，不得已許之。二人聞耗，乃以死相約。純遂歸家。

不久，嬌娘抑鬱病死。純聞之，亦絕食而亡。通判深自痛悔，將二人合葬於溜錦江邊。有人見有雙鴛鴦飛其上，因名爲『鴛鴦塚』。

這段悲劇，小說家都取爲題材，成了他們極好的創作。其實牠不過是套了會真記的老套子。嬌娘恰如鶯鶯，申純不弱于張珙，飛紅也勝似紅娘，某軍閥又何殊于孫飛虎？所不同的地方，僅此無白馬將軍，而以悲劇作結束而已。所以人家以爲這樁事實好像小說；我正疑心這是小說而不是事實。

飛紅亦善詞，有端正好一闕云：

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三 吳淑姬

被花菴詞選贊許爲『佳處不減李易安』的陽春白雪詞，原本共有五卷，現在僅存三首了。作者吳淑姬，究竟她是一位怎樣的女性，也直到現在還沒有十分確定。

歷來文學史家，都根據誠齋雜記，說她嫁給士人楊子治。就是中國人名大辭典，也是這樣記載着。誠齋雜記的原文是：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顰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後子治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蘭陵太守。

但在夷堅志庚集卷十裏所載的吳淑姬却與此不同：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

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
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

塞管催。

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

周介卿石之子，賈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照這段文字所記載，她的丈夫姓周，而不是姓楊。而且誠齋雜記裏的吳淑姬是北方人，這裏的吳淑姬是南方人，明明是二人而非一人。那麼陽春白雪詞的作者是那一個吳淑姬呢？吾們先來一看這僅存的三首詞的內容：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尙帶嬌羞。獨自倚妝樓。一川烟草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愁。——小重山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兩眼啼紅空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遙指蒼溪路。——惜分飛

粉痕銷，芳信斷，好夢久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春雨。斷腸曲曲屏山，溫溫沈水，都是舊看承人處。久離阻，應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儼照菱花，清瘦自羞覩。可堪梅子酸時，楊花飛絮，亂鶯啼催將春去。——祝英台近

『斷腸遙指蒼溪路』，若溪卽在湖州。那麼陽春白雪詞的作者，當然爲湖州的吳淑姬無疑了。諸書所稱嫁士人楊子治，未免爲張冠李戴。她的丈夫爲周姓，吾們也敢有理由的加以確定。陽春白雪詞今僅存三首，加上夷堅志所引一首，共四首。但夷堅志中那一首，作風全和其他三

首不同，當爲隨便敷衍之作。其他三首則首首都是佳詞，『心兒小，難着許多愁』，『惟有多』故來衣上留人住。』『斷腸曲曲屏山，溫溫沈水，都是舊看承人處。』都是於技巧方面有獨得的佳句，比了漱玉詞，正似春蘭秋菊，各有其動人之態。

四 紫 竺

紫竺（一作紫竹）是宋大觀間（公元一一〇七年——一一一〇年）人，工詞，善笑謔。常自謂天下沒有一個男子可做她的配偶，一天，她正讀李後主詞。她父親元伯問她：『後主詞何處最佳？』她答道：『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時有秀才方喬，樂平人，偶和她於野間相遇，很愛慕她。乃託一嫗通殷勤，先以詩詞往來，終乃得遂私願。她們初次通問，是在夏間，所以她覆方喬的書中有云：

欲結赤繩，應須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裏，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雞聲唱曉……

這時方喬正在這似夏間氣候一般熱烈的初戀時期，那裏還等得他就作玉樓春示意道：

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艸襯。雙鬟玉面碧窗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卜遠清秋

夜，梧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此歲何須三月夏！

究竟他們初次的私會，在夏在秋？我們現在已無從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某一次，她約喬於望雲門，暫會牆陰下，履蒼苔，鞋底盡濕，而喬不至。她悵然作踏沙行寄喬道：

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閒門道。粉牆陰下待郎來，蘚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鼻，望郎不到心如擣。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牆陰繞。

但是喬的失約似不止一次，而有時她難免也要使他虛待。這從她給他和他答她的菩薩蠻詞裏看出來的。她的『善笑謔』的性情，也在這首詞中舒展了出來。詞云：

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更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

喬的答詞云：

秋風只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反言要打郎！鴛鴦如共耍，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日子一久，春光外洩，爲她的父親所知。也是他們的僥倖，他竟把她嫁給方喬，成了正式的夫婦。自後遂不至再受『夜行多露』的苦了。

除了上引的詞外，還有二首生查子也是她所作。這二首詞較前引的詞均差勝，今並舉於後。

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妝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鬥艸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

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開，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歛翠恨無涯，強把蘭缸點。

五 唐夫人

唐氏是大詩人陸游之妻。兩人本是中表，故夫婦愛情甚篤。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重演了「孔雀東南飛」前半齣的悲劇。她僅僅不能得到婆婆的歡心，初惟他居，終於忍痛離婚，改適了士人趙士程。

在某一個春天，她同士程遊於禹跡寺南的沈園，設席歡宴。忽遇陸游到來。她告知士程，士程命僕人送致酒餚。游悵悵不已，爲賦釵頭鳳一詞，題於園壁云：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她看見了，也和作一首道：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

看了這段記事，却使我們不獨爲他們兩位主角而引起辛酸，同時也感到那位趙士程君的可愛。本來，她是一朵被遺棄了的花兒，要受盡人間的白眼，能重嫁給像士程那樣的丈夫，他又並不因她再嫁而加輕視，那在她已是何等的僥倖！可是陸游對她的感情也不差，山盟猶在，總難爲情。士程也明明知道她這情形，所以一聞她告訴他是陸游到來，遂毫不妒忌地遣人送致酒餚，以慰她的衷情。這樣，却愈使她難以爲情了。所以在這次邂逅之後不久，她竟抵不住兩重情感的夾攻，終于快快的逝世了。

陸游晚年，居鑑湖的三山，每入城，必登寺眺望。嘗賦二絕云：

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更是驚鴻照影來！

沈園一會，竟使我們這位大詩人惆悵一生。世上一切戀愛的慘劇，也難得比這再過的了！

六 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美姿容，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有時也作些詩詞，頗有新意。學者唐與正守台州時，很賞識她。與正嘗命她卽席賦紅白桃花，她卽成如夢令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某一個七夕，與正郡齋開宴。坐有豪士謝元卿，夙聞蕊名，卽席命她作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她已成鵲橋仙一闋。詞云：

碧梧初墮，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寫。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

元卿大爲欽佩。後來元卿留居她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朱熹與與正本有私怨，他提舉浙東，便奏參與正與妓女嚴蕊爲濫。一面把她捉去拷問，要她承認。她不肯承認。兩月之間，受了二次杖責，她終不肯誣害與正。這件事情便不能定讞。後來朱熹任滿，後任官爲岳商卿（名霖，岳飛之子）因于賀朔之時，憐她病悴，命她作詞自陳。她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總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